

从生命个体来说,我们能够支配的关键的岁月不过那么几十年,然后再无第二次机会。对于人的一生来说,那才是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。生命由于它的短暂和不可逆性、一次性而弥足珍贵而神奇而美丽。虚度这样的生命,辜负这样的生命,这是多么愚蠢,多么罪过!一个人丢了一百块钱人民币都会心痛,那么丢失了生命中有所作为的可能,不是更心痛吗?

在儿童时期,人们的差异并不太多,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。此后呢,差得就愈来愈远了,有的光阴虚度,深悔蹉跎;有的怨天尤人,郁郁不乐;有的东跑西颠,一事无成;有的萎靡琐琐,窝窝囊囊;有的胡作非为,头破血流……有几个人成功?有几个人满意?有几个人老后能够不叹息: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!

而人生的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结局,大体上是青年时期就可以看出点端倪来的。青年时代,谁不愿意投入生活、投入爱情、投入学习、投入事业、投入社会、投入人间?

即使生活还相当艰难,爱情还隐隐约约,学习还道路方长,社会还明明暗暗,人间还有许多不平,你也要投入,你也要尽力尽情尽兴尽一切可能,努力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到也应该争取到的,使你能够得到智慧和光明,得到成绩和价值。

人生即燃烧

□王蒙



灭了,能不痛苦吗?

人生就是生命的一次燃烧,它可能发出美轮美奂的光彩,可能发出巨大的热能,温暖无数人的心,它也可能光热有限,却也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发一分电,哪怕只是点亮一两个灯泡,也还照亮了自己的与邻居的房屋,燃烧充分,不留遗憾。而如果你一直欲燃未燃,如果你受了潮或者发生了霉变,那就不但燃烧不好,而且留下大量的一氧化碳与各种硫化物碳化物,发出奇奇怪怪的噪声,带来对人类环境的污染,乃至成为社会的公害,这实在是非常非常遗憾的。

也许你不能留名青史,但至少应该对得起自己的这仅有的几十年。也许你未能立德立功立言,但至少是充分发挥出了自己一生的能量。也许你的诸种努力未能奏效,例如从事艺术创作但未能被社会所承认,经商却终于未能成功,从军但终于打了败仗,但是最后“结账”的那一天,你至少可以说我已尽力了,你的失败如楚霸王垓下之败,非战之罪也。我始终不赞成以成败论英雄,我也无能帮助读者乃至我自己着着皆胜。但是至少心里应该有数,你是有志有为而且选择了正确的道路,但终因条件不具备未能大获全胜呢,还是你上来就不成样子,无志气,无作为,不学习,不努力,意志薄弱,心胸狭窄,企图侥幸,却又愤愤不平,终于一事无成。如果是前者,我愿向你致以悲壮的敬意,我还愿意把你的故事写下来,让读者为之洒一掬清泪。如果是后者,谁能纠正?谁能弥补?谁能同情?

我的长篇小说《活动变人形》中的主人公倪吾诚,在他的生命到了后期末期之时,他突然说:“我的生活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。”这实在太恐怖了。一个人的成就有大有小,然而你应该尽力。尽力尽情尽兴尽一切可能了,这就是黄金时代,这就是人生的滋味,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价值,这就是辉煌,燃烧的辉煌,奉献的辉煌。你尽了力,你就能享受到你尽力后的一切可能性,哪怕是“天亡我也,非战之罪也”的悲壮感和英雄主义。你享受到了尽力本身带来的乐趣,尽了力至少能得到一种充实感成就感,你也就赢得了,必然赢得了,首先不是别人,而是你自己的尊敬和满意。比如你是一枚炮弹,被尽力发射出去了,而且爆炸了,即使没有完全命中目标,也是快乐的。你是一粒树种,落到了地上,吸足了水分养分,长成了树苗,长成了大树,即使没能长到更大就被雷击所毁,你也可以感到某种骄傲。你的形象是一株树的最好的纪念碑,你的被毁至少是一次大雷雨的见证,是一个悲剧性的事件。人生是一个过程,是一个时间段,是一次能量释放反应,重在参与,重在投入,重在尽力。胜固可喜,败亦犹荣,只要尽了力,结账时候的败者,流出的眼泪也是滚烫的与有分量的。而没有尽力,蹉跎而过,那可真是欲哭无泪了!

没有破天气只有破衣服

□张君燕

易卜生是挪威著名的戏剧家。有一天,他和朋友组织了一次聚会,因为聚会结束后时间会比较晚,他们还准备了晚餐。原本预计会有十几个人来参加,当天却来了几十个人,他们准备的食物远远不够。虽然大家没有怪罪,易卜生却非常愧疚,朋友则连连摆手,说:“都怪有些人没有提前打招呼,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这种意外。”易卜生轻轻摇了摇头,没有说话。

回去的路上,突然下起了雪。易卜生跺着脚说:“好冷啊!”然后故意不停地咒骂天气。朋友听了,说:“虽然天气是不好,但最主要还是你穿太少了,如果你多穿点,不就没那么冷了

吗?我们无法改变天气,但可以提前做好御寒的准备呀!”

“确实是这样,”易卜生说,“可你刚才为什么要抱怨别人没有打招呼呢?参加的人数我们无法预计,但可以提前做好多种准备呀!出现今天的情况,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准备不足。”朋友略一思索,不好意思地笑了。此后的每次活动,因为他们准备充分,再没有出现过意外状况。

挪威人有句老话:“没有破天气,只有破衣服。”当我们抱怨天气不好时,不如反思一下,是不是自己衣服的问题。如果做足了准备,遇到任何情况都能轻松应对。

大家V微语

读书让你和其他人区别开来

□苗炜

● 阅读对我的影响就是跟别人区分开。有一拨人是读书人,有一拨人不是读书人,我在时代周刊上看过哈罗德布鲁姆的一个访谈,他就说以后阅读是精英的特权,当时我特别不以为然,这精英哪那么好当,会读书就成精英了?但是经过这几年我觉得是这么回事,再过一些年,读书的人和 not 读书的人之间会泾渭分明,会分成两个阵营。

● 我现在每天阅读纸质书的时间大概是三四个小时吧,也会读电子书,但是肯定没有纸书读的多,纸书你拿在手里随时知道写到哪了,这是三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,会知道作者叙述的节奏,对后面有期待,你随时掌控着这个事。可能读电子书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也不太在意这事。就是一个习惯,我觉得还是纸的书拿的舒服。

● 电子书看得快,好多知识类的书只是传播一些观点,适合快速翻阅,让人掌握。其实我觉得以后传播的改变可能会影响书,百分之八九十的书根本就不应该出来,二十分钟让人听一听作者的想法,没有必要展开去写,以后大家尽量应该用新的媒介来写作,然后能够节约下来一些纸去印一些好书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乡村的器乐

□马卫

上世纪70年代,乡村没有真正的器乐。如果硬要说有,那就是响器,黑水凶叫铙铙器,因为是两月铜做的铙,发出的声音是“铙,铙,铙铙铙”,故得名。配套的还有锣、小鼓等,作用有两个:送死人上坡;喜庆的事,比如迎娶新娘子,迎接知青下乡,粮食丰收了给大队或公社报喜。

当年的黑水凶,只有两个人会器乐,一位叫龙国勋,会吹笛子,他读公社初中时老师教的。笛子是自己做的,音不准。据说,他前前后后做了100多支,但没有一支音是准的。他爸骂他糟蹋竹子,还用竹条子打他。那年代的农村,竹木也珍贵。

大队小学有位民办老师,叫吴二胡,因为他会拉二胡,自己制的。做二胡需要马尾上的毛,只有军区养有马,为了得到这毛,他托了无数的人。最后是他姐夫的老表的女儿的同学,是公社的武装部长,和驻军有工作联系,才扯到了几根马尾上的毛送他。

二胡做成了,但他拉不出一首曲子,那音就是“杀鸡杀鸭拉锯条”,但他有空就一个人拉,没人听。

后来大队小学分来一位“工农兵

学员”,县中师毕业生,教音乐。

学校有台破的脚踏风琴,音乐老师专用,上课时叫男生抬到教室。风琴常罢工,她只好清唱,比如《我的祖国》《翻身农奴把歌唱》等当时的主旋律歌曲。

她还有部手风琴,仅限于文艺演出时用。这是正经八百的黑水凶第一部乐器。但她只会演奏一首曲子——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名曲《小路》。

乡村的器乐,太少,因为总体上,农民的文化还是较低。还因为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,吃不饱饭,还谈啥音乐?《乐记》曰:“人心之动,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而动,故形于声。”受外界事物的影响,人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变动,就会用“声”表现出来。物质贫乏,思想受制,乡村不可能有太多的器乐产生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,我在农村家里见到有吉他,有电子琴的,已占了相当比例。在铁峰山上,我还见到一户农民家有电吉他,他家读职高的孩子买的。

乡村器乐越来越多,因为当代农村,有更多的欢乐需要抒发,有更多的幸福需要演奏。

梨花白桃花红

□高明昌



七转八弯,50米是机耕道,80米是田埂路,不远很近,梨园就到了。

看梨树,这枝条有点黑,黑里透着绿,结节处泛着淡灰、青灰的光。光是跳动的,一会儿在枝上,一会儿在叶上,像一串串抖动着丝线。几只麻雀,在树上飞来飞去,眼睛也盯着枝条,我估计也是来看梨花的。

梨树挺直,叶子围成一个个不规则的圆,竖着、拱着、围着,向上伸展的情势非常明显。是的,冬天过去了,每一棵熬过冬天的梨树都有一个关于春天的梦想。那梦想便是先长成一棵树,再开出无数的花,最后再结出许多的果。这一想,就认为梨花已经绽满枝头,梨花是白色的,干干净净。

路上行人问我,今年的梨花颜色如何,我说清清爽爽。

其实那时梨花只有花苞,但总以为心里想着梨花开了,梨花就开了。

出了梨园,想去看看桃树,桃树在远处,在一垄像是土堆的大地上。

一条水渠连接着泥塘,泥塘连接着河流,河流的岸上是小路,小路变粗了,桃树就出现了。

看桃树总是心里一喜:桃树要比梨树大一圈,但也矮一截,非常有趣,非常公平。矮的好处是结实、敦厚,风不容易吹倒。一直想象,这梨树就是一个腰板挺直的小伙子,而桃树就是一位扎马步的老者,沉稳而又沉寂,像一尊褐色的大理石,端坐在田野里,看雨来风去,看日月交替。桃树的枝干一是粗,二是黑,三是壮。枝干先曲后弯,先弯后曲,从树桩到树干,四周伸展,向上托举。整个桃树仿佛一座巍峨的小山,黑乎乎,也绿油油。

桃树的地上,只有几株杂草,地皮拱起一轮轮的碎泥,像是一根根蜿蜒的浪线,直通到树底下,蚯蚓来过了;杂草非常规矩地围绕在树桩的四周,看得出是锄过的;枝条有七八十根,都呈45度斜伸出去,枝条的外端是剪断的,枝丫一根长,一根短,决不互相缠绕。树的两旁是浅浅的沟渠,那是下水的地方。看着就想起“一粒米七担水”的俗语来,知道只有“担水”才有白米饭吃,想来想去,最后相信这说法同样适合于眼前的桃树。

桃树是开花了。它的花一半在桃叶上闪耀,另一半仍藏匿在桃叶里,非常齐静。偌大的桃林,使得桃树开花,变成了桃花盛会。桃花也不是为你开的,你看到桃花,是你去了桃园。花开花落,是一个个小生命的周而复始。人一到春天就生很多盼头,设若冬日里两手拱着,两眼闭着,双腿坐着,春天一到,风调雨顺也与丰收无关。反过来,冬日里一天到晚在梨下,在桃下,那么春天一到,梨树就一定飘雪,桃树就一定飘红,挡也挡不住。